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稱一本作稱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
 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于衰周與道同波
 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
 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皇皇末路寡偶希合進
 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
 而闕滫瀡之養滫瀡息有切米泔也乏庾金之畜逼并無
 成逼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
 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怕久子當尉我窮苟之懷祛我行
 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
知善不言與聾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
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
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
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
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
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眾少言好經書心異之
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
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
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

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

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鹽菜

視寒燠之宜其隙隙則讀書講古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

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左莊一二年再宿具道

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則信入

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

老無井曰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

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

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

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辱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

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

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

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
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
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
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
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
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臭味得毒而至於是用
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
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
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
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
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

標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音澥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
二十二入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一有不
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
爲禮部屬宗元爲禮部員外郎登爲膳部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
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
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傑人傑即居南鄉後
之頽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
澥澥質厚不諂訥朴有裕培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
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
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

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濟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子厚舅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後漢盧植涿郡人植子毓毓子璠璠子璠璠子志志子諶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元和姓纂盧諶子偃偃子昭昭曾孫清靖二子景裕爲齊文襄帝諶恭帝師号帝師房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弟下有子字非廣而不肆巽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君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

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昭眉弟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挫抑無告皆音切以吁而憐者皆音切皆飽窮厄怕孤危詭詭仲教音切氏子名讓生而食肉獸梁稻歛紉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謂之野野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垌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然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毗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

中得於誠往而後感在其內者也被告而後知示而後
哀由外以鑠已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
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
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值一本其其於遠且大
若稼而穀圃而蔬不巧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
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
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
何如余曰志存焉作一本學不好學不可不焉不可也學存焉辭
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
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
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
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

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
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
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茨
芟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灑里閭誠游觀之佳麗
者已崔公既來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
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
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
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
頤而笑瞪目而倨瞻直陵文蓋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
之物者可謂无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

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
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越越
湘中越千嶺坳為顛頓客耶顛頓字即余既委廢於世怕
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曰冉溪一本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
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
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
谷對曰為愚公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
斷斷然斷魚中切爭也孔子世家不可以不更也更平
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

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
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
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
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入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
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音
小渚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
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
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
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
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
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錚

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者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激滌万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圖南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伸於歌諫是故有其具一本无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借未達故贈詩故字下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

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此物初而遊乎顛氣之始間歲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哀公二十七年事克己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
所謂牛馬之飲者按子厚作結罽潭兩山若牛馬其石
于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
當飲者卒等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泚不止
于垓音遲也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
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
去者注者作留一本眾皆據石位字一本有注視歡抃以助其
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
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
甚余病痾音都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
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
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

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以
慕者故叙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士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
 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
 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
 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自慮切去也斯蓋大江之南
 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
在震澤中表澤亦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哉
名且溫也今太湖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夫鐘儀
琴操南音越人莊賜仕楚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
而病王使聽之果作越吟本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上去聲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
銅鞮伯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兄伯華為銅鞮大夫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
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
遺直猶義猶一本作由字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家語作由義
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諛
此行進退兩首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
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曲弟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追用
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
弘和而守節温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又著書又字績
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
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

焜耀於後矣

焜胡切

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

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

一本作信字

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

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

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杜預左傳序句一本无先經以後經以六字

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

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

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元注云豐之季弟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

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

崔鵬字元翰

于衛尉

于部字

相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

婁師德武后時以旣定河

納言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

謫來零陵觀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

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
翻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
以歡于朋徒相贊為資贊音茂博易也或作贊同相易為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
於怕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
取將疾切姁子云甲甲失色姁音虛又于句切媮音俞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
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
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
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
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不能一本又無納
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
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

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
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父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
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
亟下求士之詔亟切去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
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
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心且銳羸而自養
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
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
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
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
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嗑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
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

道何如也僕嘗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仇乎理外仇若良能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御史中丞崔公公姓劉能傳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揚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俟食飲之一本日合邦之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辯去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

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揚君固其徒欤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曹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云先而揚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欤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欤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欤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欤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其其伎而至於是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

其聲劫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哉有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而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怕人其於紛葩環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所貴乎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揚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躐其道一有而字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音音羈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

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
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
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
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縣名屬零陵郡觀
九疑下離水離力支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
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雲師也馮音悲翹蜚廉伯風
也以寄聲於家廓耶

送賈山人南游序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
年游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
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
而為己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

希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

景一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

畢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詖行未嘗怪其居室惜然惜挹也

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

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

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

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價也則行行不苟之在居不苟

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價乎吾名逐祿賤言見疵

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

曰充乎己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

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

孰知其從容者耶

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
而留也天官顧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兵部侍郎廷尉鄭
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本无劉有安石之德逸少之
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
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
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
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緣飾服勤聖人之教尊
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北州志傳必上人之往也將
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衾之贈衾古得切釋典
蓋得如衣衾也連經云當以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
衣衾告以凡案从舍出之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迴一本作迴偉長德璉
之述作璉音董魏文帝時徐幹字偉長應豈擅重乎和

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一本本作志字鄭志

年云賦詩不出鄭志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永州龍興寺僧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
對曰吾自幼好佛一作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
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
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
以得其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
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
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潘云析與折同言至虛之
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泥去其不
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而

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

中書

宋詳其人或曰鄭綱

洎孟常州

洎與暨同常州刺史孟簡中

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

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

丞公

海史中丞物公綽乃子厚之叔父為湖南觀察使

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

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

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

昧者乎夫眾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

士汪汪也

士一作士求道者之多半天下

而字一唱而大行

於遠者

者一本

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

居一

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程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余與浮圖遠

毀也

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

曰見送元生序

謂送元

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

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

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

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

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志來盜跖而賤

季札由余乎

季札吳王少子由余或人後扁秦

非所謂名求實者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

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

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琛丑 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
 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
 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潘云上波末經之大
 莫極乎涅槃經一本作道潘云涅槃乃結切釋氏有涅槃
 女摩耶夫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
 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外尺切迭相師用妄取
 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
 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
 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
 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潘云觀古口玩切圓竟經云二種淨
 觀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二空名之

觀書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
 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善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
 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
 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
 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
 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子厚 族人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
 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
 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
 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遊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負書
 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備音復狀

切

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備音復狀

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

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

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

莫極乎涅槃

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

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

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

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

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

義讀論悅三觀之理

觀書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
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善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
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
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
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
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

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

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

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遊而之釋背笈篋

懷筆續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脩然

切

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楚遊其心

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文如高岸志終其

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聖聖

加女居二切楚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

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

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

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

以異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

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猶古蹟占

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也有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

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季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

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

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

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

是又何為耶既曰為子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

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

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

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

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

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

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頌甚稱
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太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
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追乞遂無以奪由
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
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
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
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固其儀刑後季者故誨于生
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故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
孝敬者故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
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
僖公三十年秦師伐鄭鄭商以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
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也今餞詩之重且衆吳鼎也
年公身晉六師贈荀偃束帛
加璧乘馬先吳詩夢之鼎

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

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曰入東學書入南
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
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
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
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
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
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
學又省至三人負位亦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
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二等侯伯子
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
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
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榘楚之政令漢古雅切

禮者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

杪音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

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

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加負知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崇

敬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

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

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

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

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

祖一云后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與歐陽生

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

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屬京兆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
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
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
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
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
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
按其圖古后稷封有秦之地秦音與秦作四十一縣秦
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矣土
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水涯曰墳扶云切音廣
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霍菽之宜秬音禾也秠音丕又乎
籒音芳婦二切黑黍二稗二米也苳而其人善樹藝其俗
籒切菽升六切大日也籒本籒在苳

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
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
三年而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
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壇理之大人
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
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
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
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
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盤屋縣新食堂記盤屋至五月軒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
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

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
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也凡其官僚罕或覩
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具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
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
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
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
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或切月
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台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
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
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一作博燔炮烹飪音稔同益以
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
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絳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

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
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
羣疑以二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
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
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
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
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
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
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閔石大者數復于內拓定
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声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歌

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声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賦元其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子厚為監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一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覲于闕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

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盤屋音動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革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音其飲飫餼饋音也音按諸韻字當作餼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

於是出納奇贏之數音如字知口切音如字於是出納奇贏之數音如字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令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切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府部州以十數其大

小之戎號令之用作名一本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

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

則統于押蕃舶使船音白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王

摺一本作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一本外字以譯

言誓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一本台字以治于廣州

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饋嘉樂好禮

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

是治也閏階序開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

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

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

郡公馬摠為嶺南節度使

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
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陬侯切其位公北向賓眾南
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庫及庭廡下陲
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
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
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
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
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
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貊
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
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首
素幢一作撞金節折羽旂旗旒旒咸飾于下鼓以鼗警

周禮鼓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

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蜚蠻睚眦就列

者羅音計織毛布千人以上釧鼎體節燔包魚載炙羽

鱗狸互之物載則吏功大亦肉炙之夜切狸莫皆切周禮

中者伏於泥沉泛醍盎之齊醍音時盎於浪切齊才詣切周

擊吹鼓之音齊二三日盛齊四日均飲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

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于

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

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二年

其飾羊其飾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猶

其飾羊其飾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猶

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
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一本下
有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觀為修容之
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
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一本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
師者請才性切漢律春曰朝邠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
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
阻博求羣臣以邠寧主張公為能張勳俾其建節剖符
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
院弘我舊制一本高其閤閱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

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觀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
道畢矣公嘗為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
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
而上謁音奔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
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
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
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閤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
軍府之要樞一作朗寧之能政也一作朗寧惟公端明而
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
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設險一本
作捍敵茂功溢于太常
一本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
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

稱位斯古道也身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穆宗元為
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順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公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五年嗣天子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
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
錫公命省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鵝填溢公門舞蹈
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違
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部之人西一作本密以刊山導江之
事一本云山作私一本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
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
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本云元患之曰

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无吾能知之自長舉

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拉于成州抵即過栗亭川踰寶井

保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

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水相輔為害巔踣騰藉

臨音畝又匹血流棧道糗糧芻蕘野饋曰饋填谷委山馬牛羣畜

相藉物故饑夫畢力野饋曰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

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而一本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

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

山儼功儼即由是轉巨石仆太木焚以災火沃以食醯

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本音易其朽壤乃闢乃

艱苦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

湍悍殺所界切衰小之也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

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音既既會既遠淡為安流丞徒謳歌枕卧而至成人

無虞專力待殺推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

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

器備甚殫飢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天死曰札死

徒充路徒當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

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

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

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

忘其歸扛梁以成扛梁橋也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

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依一本而百役已就且

我西鄙之職官一本我下故不能具舉惟公和伯直方

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

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與功濟物宜

如此其大也一本五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

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帶

勤其官而水死障通作鄣壘也西門遺利史起與

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鄣田惡漳水白圭壑隣子孟子不

與子西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

可蓋也是用假辭謂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敗具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

一本作賢之興而愚之為非怕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

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
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悖且誣詔御柱之中嶺而邑
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虜邊為全義視其城塞
北門鑿他難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
是不利於今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
者欲迴其途迴去聲故塞之邊曰是非悖且誣欺賢者之
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
謀一本无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間居
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无是
用賢弃愚推以華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
徒也為之記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

弘農公刺潭二年

楊馮之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因東泉

為池環之九里

一本作

丘陵林麓距其涯垣島洲渚交

其中

垣音遠

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池

之勝於是為策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

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

一本而字

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摩艦

艦音切

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楮音被之菱芡美渠

鬱然而陰翳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

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

率所類切謂

貢之澤宮

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
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莊子莫不摠統以至虛
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
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
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
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德也
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
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
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
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

桂州訾家洲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
桂中丞作州字

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
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閩州署也水之
中曰訾氏之洲訾即移切姓
也一音紫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
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二年裴行立徙
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
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平淮夷
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
觀望攸長一作一本悼前之遺於是厚化其居旣移于間壤
開音伐惡木荆與章荆扶非
切斫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
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睨嵐含輝
旋視其且常所未覩倏然互見倏音叔以為飛舞奔

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周禮夜考之極
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警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
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瀕
山含龍宮信一本昔之所大畜在亭內亭一本日出扶
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廻
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
廻合濠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並古山人名接於物外則凡
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
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
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闕
闔音環濱市墻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
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

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
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環觀環切非是洲之曠不足以
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
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一本州字下有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立之阻以面勢無
樽攄節枕之華樽平與切又音博柱也樽音盧柱不斷
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
也是山翠然起於莽蒼之中山翠慈恤切
注弄弄草馳奔雲蓋初六巨數十百里尾蟠荒陬將切
野之色也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
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

徵咄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西行天下謝公之

履齒不及復一本本作履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漢歲在

辛卯我仲兄子厚從兄柳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

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

此山以寄勝槩迺堅迺塗堅許氣切作我攸宇於是不

崇朝而未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

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一本作極

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

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

之王羲之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闔領佳

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一本州字下有

將為穹谷嶼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圖三切

賦有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

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

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推九疑之麓

其始度土者洛州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作乎一本

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

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

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爰其無行其塗積之丘如

蠲之瀏如如瀾如瀾既焚既醜山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

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

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

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

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則隱顯通
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謂門上為高樓以
望也樓一名譙故謂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
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
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
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
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
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為二千石楷
法

永州萬石真記一本州字下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來莅永州間日間一本登

城北瀟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藂云叢俗見怪石特出度
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歌乃以
入一作側一本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基
怒者虎闢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扶一快古况
切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卒七沒切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於廢切荒蕪決澮
溝道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泓音亭若
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
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
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攢
官切嶺與山無窮明日州邑羣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
是州藝是野眉龙齒鯢龍眉里白雜也鯢音倪未嘗知

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與既賀而請
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
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本作贏過也然而有道之士咸恨
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
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推萬石君
前漢石奮及其四子皆二千石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
天野夫獻辭公壽万年宗元嘗以牋奏錄尚書敢專筆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
視雍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
出石中沮洳汚塗沮洳音子預切如漸濕也羣畜食焉糞藩以

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

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在

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

歌通租匿役暮月辨理辨音宿蠹藏奸披露首服音首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

耳不聞鼙鼓之召鼙音音卑周禮以鼙鼓二役事潘雞豚

糗醕糗立於許九二切麩也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

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

為池交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璫蕭條音蕭此

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
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
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
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左表三十一禪禪能謀二野
則獲謀於必子彈琴而理必子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
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
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
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
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富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

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題作零陵郡乃

貢鍾乳未嘗出永州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

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

耳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

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旻之熙熙崔公之來公

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

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

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多今吾刺史令明而志

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

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諸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并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一本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附錄

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怕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薛伯高地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痿人佳

切神若瞽而瞭瞭音蒙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云天子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注神也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十又曰淫祀無福禮記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教一本去奇邪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本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氏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瘥公起

其羸髮童童之監醫田公實智之鯨孤孔艱公實遂之孰
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美淫昏倅我斯警千歲之真
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
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
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无明不惟禁
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取將侯堂之地隆然負墀甃
而起者壁瓦浦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
之而又高夷平凡持錘者盡死錘測永州居楚越間其
人鬼且襍二名識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
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長鑿兩切史記天

地長西漢甘茂盟息壤成合依一本作茂中史記秦王
天文志同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魃竊帝之息
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魃于羽郊山海經啓筮云
時鯨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
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錘者其死於勞且
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孝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
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立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
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立垤伏灌奔迫遽
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
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聚石穹若洞

谷翁若林麓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
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
垂屬之也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無廢
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挂檜松杉榭柵之植連切幾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陰翫步武
錯迕迂阮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陝室
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
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
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
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
窅窅伊烏切可以觀妙潯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迂茲
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

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資照居寺西廡下廡
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篠音篠

小篠徒黨切麓曰薪細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

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美渠申以湘水之流
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

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
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

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
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有乎字子厚永貞元而心得無

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一焉

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竟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竟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乎一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為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則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

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一其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仁亦充切又音面背也病且憂則聚

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

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

字无已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

董之禮則頑東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

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街音遂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敲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音羅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圍百畦音羅田若干音羅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

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土音杜釋迦牟尼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二惡八難乃曰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顓音魚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睦音職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

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
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取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
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
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
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
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
之像續胡對也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
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水遂以天台十疑論書
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
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

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

鍛都玩切小冶也一本无鐵字

其人去而

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
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
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父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
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
不足金錡錢鐔刀鈇者錡魚綺切三足金也錢音勇剪鐔音博田器也鈇音雷甬一音音坐所

也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

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

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

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

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僂占戮

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

實而不得金錡錢鏹乃錡者見去而之什
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
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黃註釋古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